

新年花事

■章铜胜

郑板桥在一幅《寒梅图》上曾题诗:“寒家岁末无多事,插枝梅花便过年。”板桥先生是深知民间疾苦之人,辞旧迎新之际,贫寒之家并没有多少的事情可做,主人从冰天雪地里剪得一枝梅花回来,插在一个粗陋陶罐的清浅冰水里,也算是增添了一点新年的喜庆氛围。

汪曾祺在散文《岁朝清供》里写过,他曾见过一幅旧画:一间茅屋,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,内插梅花一枝。正要放到案上,旁边有一行小字,“山家除夕无他事,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”

汪曾祺先生看到的那幅旧画,不知道是不是板桥先生题诗的《寒梅图》,如是,便是汪先生记忆有出入;如不是,汪先生所见到的可能是一幅和板桥先生题诗的《寒梅图》相似的画作。不管怎样,从板桥先生题诗的《寒梅图》和汪曾祺先生所见的旧画里都可以看出,新年的喜庆里,应该是有一些和花事相关的。

今年,我家的花事是纷繁的。前几天,妻子将放在阳台上的素心腊梅,移到了楼上的走廊里来,我是在闻到腊梅花香的时候,才发现它的。这株腊梅经过修剪,形态已经好看了。如今正是开花的时候,一树的花苞足有百余朵,虽然算不得壮观,也是颇为可观的。这株素心腊梅已经栽了好几年了,这才有些气象。

阳台上的红山茶,早就开花了,也许已经习惯了它的花期绵长,红红的山

茶花在碧绿油质的叶间,并不耀目,可看可不看。只是,山茶花红色的花朵,在新年里是应景的。

瑞香,有浓郁的花香,它是在每年新年时开的。我家有两株金边瑞香,长圆形的叶子镶着一圈漂亮的金边,煞是好看。夏天时,我就常在阳台上看它,看它抽出一层新叶,过不多久,又抽出了一层新叶,蓬勃地生长着。

这些日子,那两株瑞香比去年换盆时长了不少。它们在高高的盆里,像模像样地并肩而立,彼此顾盼,我也在盼着,盼它们早点儿开花。这几天,我发现两株瑞香每一个小枝的枝顶都有一小簇紫红色的花苞攒聚着。再过两天,瑞香就要开了,到时移到室内来,就有满室瑞香的香气了。

前几天搬回来两盆催花牡丹。数了一下,两盆催花牡丹有10多个花苞。在搬动时,不小心弄掉了一个牡丹花苞,花苞落地时,竟发出了“嘭”的一声,心里先是一惊,又有些微的心痛,马上就要开了呀。捡起那个牡丹花苞,很紧实,也有一点沉坠的分量,就愈加地怜惜。

几年前的春节,一位朋友也曾送过我一盆催花牡丹。我把那盆牡丹放在向阳的窗台前,每天用壶嘴细小的喷壶给它喷好几遍水,那棵牡丹花开得很大,紫红色的花和嫩绿的叶子相映衬着,真是讨人喜欢。虽然搬了两次家,那棵牡丹还在我家的阳台上,每年春天还会开出很大很漂亮的牡丹花。

这两盆牡丹和上次的一样,也是紫红的,再过段时间,也一定是花开鲜妍,富贵靓丽吧。

过年,还应该用清水养一盆水仙。水仙的球茎应该是精心雕刻过的,从它的球茎上抽出的葱管状的叶子从不同角度分开,才更耐看一些。养水仙,我喜欢用龙泉青瓷的椭圆形盆,颜色略深一点最好。在过年期间,水仙开花,叶翠绿,花白蕊黄,多好。若是耐心一点,剪一些红纸条,在水仙的每一根叶上围一个红纸圈,就更加地好看,也更显得喜庆了。

新年的花事里,还应该插一些鲜花。鲜花可以从花市里购来,也可自己选择和取材。剪几枝腊梅,或是梅枝,用瓷质的胆瓶,或是梅瓶插着,随枝造势,都是不错的。周瘦鹃曾用古铜瓶插梅,想来也是古意盎然的。

秋天时,我在江边的小山旁发现许多南天竺。入冬,南天竺的果子已经红了,连枝叶带果实地剪几枝南天竺回来,插在瓶子里,暖红可喜。

新年里,触目有花可看,便有了一些鲜妍可爱的意思了。

年已过,心别远

■管洪芬

我想,定是母亲也如我一般,怕极了那种热闹后的孤寂。母亲一生辛苦,养儿育女,却待到儿女长大,一个个离得远了,想见不得见不说,像我这种不善表达的,平日里更是电话也少有打回去。好不容易,母亲把年盼来了,儿女们全都回了家,就那样围拢在了母亲身边。忙里忙外,做吃做喝,母亲从来不怕烦也不怕累,于母亲,最怕的恐怕只是别离,是想见不得见;是思念却不可说,于是才有了我们离开时母亲的那句慨叹:别只年初三才知道回娘家。

想想也是,年轻如我,有网络相伴,有手机相陪,都感觉出了落寞,那母亲的落寞又该是如何深重?这么想着,我赶紧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,是母亲惊喜的声音。母亲告诉我,刚好他们也吃好了晚饭,正和我爸说到我,没想到,我电话就来了。我笑,说这叫“说曹操,曹操到”,这曹操啊,不止今天到,以后啊还会经常到……电话那头,母亲

哈哈大笑。

挂了母亲的电话,我又想到了身在外地的老公。老公是个恋家之人,还记得他走那天,捧着女儿小小的脸蛋亲了又亲,那一副恋恋不舍的表情让人看着格外心酸。我想,虽然是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,但终究是离家别亲,老公一定也很落寞,只不过男人有苦不言说而已。于是我接着给老公打了个电话,告诉他家里的一些琐事,还有女儿的一些趣事。老公呢,也说了一些他那边的情况,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再夹杂着女儿在边上的淘气捣乱,尽是欢声笑语。

可能很多人会犯一种错,就感觉不过是才分开,哪就需要打电话,哪就需要再见面?其实,这种想法很错误,爱需要去维系,感情需要去倾诉。还有孤寂,更需要用爱去消弥。我们真的应该极尽一切方法告诉我们惦念的人,虽然年已过,但我们的心不远……

岳父岳母

■何书兴

今年过年,我和妻儿在乡下岳父母家一住就是五天。

大年初五,吃过午饭,我们一家三口就开始收拾东西,准备回城。岳父岳母也跟着忙碌,大包小包地往车后备箱里塞。

岳母提出一大袋子爆米花:“这个没用糖精,加的是白糖,外孙最爱吃。”

岳父拿出一壶香油:“自己榨的小磨香油,没有半点假,在城里可是掏钱都买不来的。”

“老头子,把那袋油炸藕盒拿来,外孙喜欢吃。油炸茄盒也拿来,女婿喜欢吃。”岳母大声嚷嚷。

“好,好。”岳父应声道,屋里屋外跑过来,跑过去。

忽然岳母一拍脑袋:“差点儿忘记了,那袋炸鱼块是给咱馋嘴女儿吃的,她打小就喜欢吃啊。”

“记着呢,别慌,慢慢来。”岳父边往外拿东西,边笑哈哈地说。

“把这几个黄金梨带上,外孙还有点儿咳,记得给他熬汤喝。”岳母交代着自己的女儿。

“大枣,还有袋大枣别忘了。”岳母自言自语道。

“这个就不拿了,留着你们吃吧。”妻子说。

“不成不成,城里东西贵得要命,家里还有,我们吃完会自己买,我说拿上就拿上,别磨叽。”岳母生气地吼道。

一箱土鸡蛋,几只杀好的土鸡,醋腌咸蒜头,自制臭豆腐,泥腌咸土鸡蛋和鸭蛋,油炸红辣椒、菜包子,豆包,糖三角,油条,自种的没用化肥农药的蒜苗、大葱……

这些都是我们一家爱吃的,全都是小时候的味道!

我和妻子劝着父母,行了,行了,装不下了。可他们好像没听见一样,照样忙碌,直到实在装不下了,才消停下来,嘴里唠叨着,这还没拿,那还没带。

再大的后备箱,也装不下父母对儿女满满的牵挂,再大的车也载不动父母的爱啊!

看着岳父岳母忙前忙后,我和妻子的眼睛湿润了。儿女永远装在父母的心中,是他们永远的牵挂。做儿女的我们,再忙再累,也一定要常回家看看,父母的养育之恩,我们三生三世也报答不完。

